



联合 国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S/16008
27 September 1983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1983年9月27日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在他1983年9月21日的信(S/15996)中再次暴露了其一贯无视事实，喜欢骂人这一众所周知的特点。我无意卷入和他争论，因此我在此附上1973年3月5日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895)的有关段落，对此我在1983年9月16日给阁下的信(S/15988)已有提及。

同时，我必须表示震惊的是，一封称呼一会员国时不用其加入联合国所用的在联合国内众所周知的正式国名的信竟然作为联合国文件分发。虽然以此形式分发利比亚来信可能表明大家了解不能期望利比亚常驻联合国代表会遵守正常的行为守则，然而我仍要求今后在这方面应妥加谨慎，以确保对我国的称呼符合惯例。

谨请将此信及其附件作为安全理事会文件分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大 使
耶胡达·布卢姆(签名)

附件

节录自 1973 年 3 月 5 日以色列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0895)

我奉我国政府的命令，谨请查看 1973 年 3 月 2 日埃及常驻代表给你的信 (S/10893) 并请注意 1973 年 2 月 28 日雅各布·多朗大使向国际民航组织大会所作声明的摘要如下：

“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夫人一听到 1973 年 2 月 21 日利比亚民航机在西奈所遭遇的灾祸，就对因此造成的人命的丧失深表悲伤并对该飞机驾驶员未曾注意依照国际程序向其发出的警告，表示遗憾。

“同日以色列政府开了特别会议，对此不幸事件同样表示了最深切的遗憾。

“2月25日以色列政府听取了参谋总长的补充报告，并在会后发表的声明中对利比亚飞机所载乘客在悲惨事件中丧生死亡，再度表示了以色列的深切悲伤，而这一悲惨事件的发生是由于紧张局势和敌对行为以及针对以色列及其人民的恐怖主义行为。

“我国政府尊重人道，因此在同一声明中宣布，对遇难人家属及生还者施惠付款。

“2月26日国防部长在以色列议会里曾就这一灾祸的情况作了发言。他说 2 月 21 日星期三下午一时四十五分在高空两万四千呎高速飞行的飞机一架的航程在地图交点北纬二十九度四十分东经三十二度零分（在苏达尔角西三十二海里）被发现了。该飞机被发现时正向东偏北方，朝拉菲丁（比尔吉夫贾法）飞行，时速七百五十公里。以色列空军防卫网最初把该飞机指为‘未经辨识’，因此空防网空军指挥部和参谋本部开始采取了一连串的行动。

“‘这一连串发生的事件是这样的：

“‘下午一时五十六分，在雷达上发现喷气机的路线后，我们的两架鬼怪式飞机奉命起飞。这两架鬼怪式飞机认明这架外国飞机是属于利比亚航空公司的波音727机。

“‘我国飞机绕着利比亚飞机飞行七分钟，对其发出国际间所公认的信号，要它遵照信号在拉菲丁降落。由于这架波音机未能遵行上面所说用国际间所公认的信号明白而正确地发出的指示，对于这架飞机侵入西奈上空所负的使命，就发生了怀疑。这时候，曾对空射击，以示警告，机员们都清晰可见，但是该利比亚飞机还是不顾我机的射击。因此，我方便假定这架飞机负有敌对任务进入了这个地区，宁可冒险从事而不愿服从降落的命令。

“‘因此，这个时候便决定必须强迫这架飞机降落，即使要开火也在所不惜。驾驶员接到了这样的一道命令，并照此命令采取了行动。这架飞机被击中后企图降落，但于触及地面时摔毁。发生的时间是下午两点过十一分，发生的地点在地图交点北纬三十度二十五分，东经三十二度三十三分（在拉菲丁以西五十五公里，运河线以东二十公里）。

“‘这架飞机的失事是由于利比亚飞机和埃及管制系统方面一连串的错误和疏忽所引起。这些错误和疏忽使以色列的空军防卫系统认为利比亚飞机的侵入负有敌对的使命。该飞机侵入了西奈的一个军事禁区，并且不顾我国军方所发的信号及降落指示。根据这个假定—后来才证明是错误的—才采取了行动上的决定，强迫这架飞机降落，同时，如上面所说的，这架飞机被击中后企图降落，但却在触及地面时撞毁了。这架利比亚飞机从进入该地区到企图降落时为止，大约在以色列的占领领土内停留了十三又半分钟。这就是这次使一百零六人丧生七人受伤的可怕灾祸发生情形的最简要的叙述’。

“部长接着又说（引用他说的话）‘我知道唯一的正确解决办法就是和平和正常的邻邦关系，但是即使在没有和平的时候，也没有比人的生命更宝贵的东西，我们必须竭尽所能以维护生命。

“我仍然希望各阿拉伯邻国将会响应我们的呼吁，我们将会为意外事件合力建立起迅速的交通渠道，通过这些渠道将可能克服错误，而不致忽略安全的需要。

“象我们目前在这里讨论的这种事情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我们必须在当前这个区域的背景下看这些事情。由于各阿拉伯政府，尤其是埃及和利比亚，公开宣布的政策，对于以色列及其公民已经掀起了一阵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动的浪潮。这种罪行，只要回想到下面几项就足够了：比国航空公司飞机被劫机的事件、埃及总理曾表满意的利达机场大屠杀，飞往以色列途中民航客机的空中爆炸，以及慕尼黑奥林匹克运动会我国十一名体育选手的惨遭屠杀。

“在慕尼黑机场被德国神枪手所射死的阿拉伯恐怖主义者，在利比亚受到了爱国烈士的葬礼，后来由于阿拉伯人在南斯拉夫上空劫持一架德国航空公司飞机的结果而被德国释放的其他三人则在利比亚受到英雄的接待，除了利比亚每年给恐怖组织的三千万美元以外，利比亚政府还给阿拉伯恐怖组织‘黑色九月’一笔五百万美元的特别奖金，以酬谢其在慕尼黑工作的成功。利比亚的领袖们正经常地对以色列作吓死人的威胁并要求毁灭以色列。该国在国际间显出了一种完全不负责任的行为，并且还大大地以此为骄傲。

“最近曾有竟被公开发表的报道说，阿拉伯恐怖主义者正计划在特拉维夫或以色列另一城市使一架满装爆炸物的民航飞机坠地炸毁。有人也许会认为这完全是疯狂的想法，但是鉴于在利达机场和慕尼黑所发生的事情，就连这种情报也是不能加以忽视的。这些情形就是2月21日这架不幸的利比亚飞机起飞航行的背景。在这种背景经验之下，这架飞机似乎不是载有旅客的毫无敌意的民航班机。

“2月24日，以色列国防军参谋总长解释了事件发生时的情形。

“他说，我这里引用他的话：这架飞机当时的行为使人无法认为它是搭乘平民乘客的。该机从埃及飞来，已经越过了埃及的空防设施，而未受任何阻碍或警告。因此，我们有理由假定这架飞机的飞行已经同埃及空防系统取得协调的。该机未经事先准许而侵入以色列所控制的空间，越过最敏感的军事目标，达到了距离任何民用航道一百八十公里的地点，且从1967年以来，这个地区从来就没有过民航飞机。很显然的，该飞机驾驶员明知在7分钟的时间里，他的周围有着战斗机，而他的毫不注意这些战斗机，对一架满载着平民乘客的民航机来说是不自然的。所有这些理由使以色列的空防当局得到一个结论，即这架飞机是负有敌对任务的。如果我们当时能够知道这是一架载有平民乘客的民航飞机，毫无疑问地我们就不会使用武力去使它降落。

“参谋长提到这架飞机未受任何干扰飞过埃及的空中防线，这就是令人觉得这架飞机行迹可疑的因素之一。关于这点，应该想到的是近在1972年12月5日埃及的一架波音707式飞机飞越埃及领土时未经任何警告竟被埃及自己的地对空飞弹击毁，致使机上人员全部死亡。

“另一性质相同的事件是在1969年4月10日在埃及境内发生的，当时由一位法国驾驶员，已故的大卫·普莱先生指挥的一架埃及民用飞机‘达科他’号也是同样的未经警告在距开罗十六哩的所谓‘禁区’被埃及地对空飞弹击毁，致机上人员又全部死亡。

“另一方面，我们对于黎巴嫩、叙利亚和约旦等邻近阿拉伯国家的民用飞机侵犯以色列领空的经验是，它们总是服从降落受检查的命令，经我们当局查明它们是无害深入之后，立即获准继续飞行”。……

谨请将此信作为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散发。

以色列常驻联合国代表

约瑟夫·特科阿（签名）